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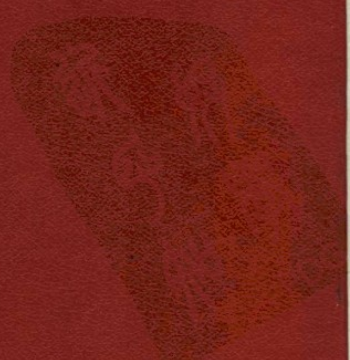
齊文化叢書

· 21 ·

· 人物評傳 ·

名君評傳

名臣評傳





·21·

·人物评传·

名 君 评 传

张玉书 于孔宝 著

名 臣 评 传

庄春波 张华松 战化军 黄宝先 著

齐 鲁 书 社

顾 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玉哲 石洪印 任继愈 刘蔚华 安作璋 时立军

庞 朴 杨向奎 赵志浩 赵蔚芝 徐北文 郭化若

袁世硕 董治安 蒋维崧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李新泰 钱海骅

常务副主任：李金海

副主任：王志民 冯梦令 关玛莉 孙言诚 孙树木 陈学振
张光兴 郭焕芳

委员：王志民 王德敏 冯梦令 关玛莉 孙开泰 孙言诚
孙树木 陈书仪 陈学振 李金海 李新泰 张光兴
郑杰文 宣兆琦 钱海骅 郭焕芳

编 辑 部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王志民

常务副主任：宣兆琦

编辑：于孔宝 王光坊 王志民 邱文山 宣兆琦

责任编辑：侯仰军 李兴斌

封面设计：王悦玉

版式设计：徐方中 张 薇

分册目录

名君评传 张玉书 于孔宝著 1

名臣评传 庄春波 战化军 黄宝先 张华松 著 231

名君评传

张玉书 于孔宝著

目 录

齐太公	张玉书 (5)
齐庄公、齐僖公	张玉书 (29)
齐桓公	张玉书 (39)
齐景公	张玉书 (88)
齐威王	于孔宝 (129)
齐宣王	于孔宝 (165)
齐湣王	于孔宝 (192)
齐襄王	于孔宝 (216)
齐王建	于孔宝 (223)

齐太公

我国历史上从西周直至战国末期，在东方大地上始终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诸侯国——齐国，它的开国之君就是太公姜尚。

太公姜尚的称谓很多，如吕尚、姜太公、师尚父、太公望等等，他的不同侧面都有着不同的名字。他是我国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时期，亦即商末、周初之际出现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能够顺应时代之潮流，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过人的胆略，不畏天命和鬼神，促进对旧政权、旧制度和旧文化的革命与改造，在辅助周代文、武二王灭商兴周和治理自己封地齐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由于他精于兵法与奇计，善于洞察时事、分析形势，工于因地制宜、顺应民心，所以有功于世，亦有功于史。他不仅在正史上屡被称颂，在民间传说和通俗文艺当中，则更加被神化，成为亦神亦人、家喻户晓、正义和力量的代表人物。

太公本是东夷之人，据一些专家考证，出生在今山东省日照市。由于商末特别是商纣王时期经常对东夷人的反抗进行残酷地镇压，他的前半生基本上是漂泊不定的。他曾被人招赘为婿，干过小商贩，还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吏。这样的生活经历，不仅为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社会知识，而且使他对商纣王的统治有了深切的体验和正确的分析。他七十多岁时听说西周的姬昌是一位贤人，善养老，就辗转到了西周，得到姬昌的赏识和重用。他帮助姬昌发展生产、接纳贤士、扩大领地、积蓄力量，使西周很快发展成为受其他方国信任和支持、可以与商相抗衡的侯国。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位，姜尚一如既往地扶持姬发，并将女儿嫁给姬发。姬发继位的第四年（公元前1039年）的商、周牧野之战，摧毁了纣王的统治，随着纣王的自焚，商朝灭亡，周王朝建立。姜尚不畏天命，不畏鬼神，善于分析形势，出谋划策，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西伯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又说姬发率军灭纣过程中，“师尚父谋计居多”。同时，他还是一位非常勇武的将军。在牧野之战姬发誓师以后，他组织了敢死队，亲自率领杀向商军，表现得非常勇猛。《诗经·大明》篇歌颂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騶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吕尚像雄鹰一样的勇猛和快捷。有人说此时吕尚年纪已老，不可能冲锋陷阵了。也有人说虽年纪较大，但身体健康者也可上战场。这是可能的，战国时代的赵国老将廉颇，八十余岁还能提刀上马，为什么姜尚就不行呢？

灭纣以后，如何巩固政权是摆在武王姬发及其群臣谋士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特别是如何处理殷商遗民的问题，更是马虎不得。经过君臣的商议，用分封的办法被认为是可行的。所谓分封，就是把一些有关的人封到某个地方去建诸侯国，代替天子去统治那个地方。这里所说的“有关”，当然是指有利于巩固周的统治。哪些人有利于周的统治呢？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种人：

一是周天子的同姓子弟。他们与天子是同宗，利益与共，安危相连，当然不会妨碍政权的巩固，所以要大封特封。据荀子统计，周天子分封了 71 国，姬姓的就有 53 人。如文王之弟封于东虢、西虢，文王之子封于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丰、郇；武王之子封于邶、晋、应、韩；周公旦之子封于凡、蒋、邢、茅、胙、祭等。

二是灭商兴周过程中，出了力立了功的异姓。在受封的异姓功臣中，以姜姓为多，这自然是受姜尚归周、辅周影响的结果。

三是殷商旧贵族。为了更好地管理殷商遗民，武王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商地诸侯。当然也不十分放心，又让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加以监督，称为“三监”。

在周的发展和灭商兴周的过程中，吕尚的功劳比任何人都高，所以武王把他作为首封，封到东夷之地营丘。又因为营丘这地方在齐地，所以他的封国也就称齐了。

周天子分封诸侯要举行一种非常隆重的仪式，叫做“锡命”。在仪式上，受封者从周天子手中接受册命，大概相当于任命书，称为“册封”。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与土，即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诸侯，让他们去建立自己的侯国。同时，还规定了诸侯对周天子要承担的义务，如镇守疆土，捍卫王室，定期朝见天子，定期交纳一定数量的贡物，还要听从天子调动武力

参加战争等。在自己的封区内，诸侯有把部分土地和人民封赐给自己的家族和亲信的权力。当然，他们也要承担对诸侯的一些义务。这样层层分封，就形成了以周天子为首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

这种分封制，在同姓之间，是宗族关系，同姓上、下之间，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由于同姓不婚的制约，异姓诸侯之间和诸侯与天子之间，势必形成亲戚关系。正是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的交织，共同维持和加强着周初的封建统治，当然，这也就是采用分封制的最终目的。

山东地区在商代一直是东夷人的聚居地。他们势力强大，一直是反对商纣王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东夷人长期的英勇反抗，加速了商的灭亡，所以《左传·昭公十一年》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话。这个教训对周初统治者来说是新鲜的，同时也是深刻的。要确保政权，就要征服东夷人；要征服东夷人，就要有具备震慑力量的人物，当然太公必在其中。而从同时把武王之弟周公分到东方，就更足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对东夷力量的畏惧情绪。

把太公分封到齐，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周初统治者欲以夷人制夷人。姜太公及其祖先，本来是东夷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让本来是东夷人的姜太公代表周天子去统治东夷人，当然就相应地减少了一些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对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吕尚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也接受了，但周天子的册封并不公平，却是太公始料不及的。

在分封中，凡是姬姓子弟，封到的地方大都是土质条件比较

优越的地区，而异姓人封到的地方就差一些。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注中说：“姬姓所封诸国，多在古黄土层，或冲积地带，就当时农业生产而论，是最好或较好之土地。”即以太公和周公所封之地相比，也可看出此等情况。周公封到的鲁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业发展。太公虽为首封，而封到的却是“地潟卤，人民寡”，“少五谷”的盐碱薄地。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明显的厚鲁薄齐，重鲁轻齐，甚或扶鲁抑齐。《山东通史》就认为“周天子将太公封于齐，表面上看，让姜太公驻守在东夷战略要地营丘，是对姜太公的器重，实则是对他存有戒心。这从同时把自己的最能干的亲弟弟周公旦封于离齐地不远的鲁地曲阜，便可清楚地看出。其目的在于既可起到巩固周对东方夷人统治的作用，又可对异姓的姜齐起到监视、抑制的作用。”

这种观点非常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齐、鲁两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确实存在着差别，但是否就能得出周天子采用了“重鲁轻齐，甚至扶鲁而抑齐”的政策结论呢？如是，那么以后对齐的益封又不易说明白，给太公“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也不易解释。我们认为，鉴于太公是东夷人，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打仗，让他到离京城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独挡一面，是符合战略要求的。当然，姜太公也不一定理解这一点。

姜尚被封到齐，看到他人分封到的地方好于自己，三分不高兴。论功劳，本人第一，却分到边远的荒凉地方，真有点儿卸磨杀驴的味道。但武王是天子，又是自己的女婿，自己先闹起来也不好，凭着自己是东夷人的根基和政治、军事才能，也不会有什么問題。想到这里便带领天子封的国氏、高氏二卿等一批人奔营丘而来。

二

姜太公怀着灭纣巨大胜利的兴奋和对分封不公平的部分委曲的复杂心情，带着自己的一行人马向东进发。反正又不是去打仗，齐国是自己的封地，谁也夺不去，所以姜尚一行信马游缰，不慌不忙。太公姜尚在车上心想，自己这一辈子一直未得安宁，开始因穷困潦倒而奔波，后又为兴周灭商而忙碌，现在胜利了，成了一国之君，倒要借这就国的机会好好领略一下山川风光，放松放松多年来一直紧张的心情。

一路上，望不尽的山青水秀，享受不完的花香鸟语，姜太公那不平静的心又逐渐平静下来。一日天晚，他们一行人来到一处乡村旅店住下，饮酒吃饭，欢乐非常。酒足饭饱以后安寝就宿。无论怎么说，那姜太公也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躺下后不能立即入睡，就听得外边有人说话：“周王打败了商纣王，大封他的同姓子弟和有功之臣，现在不断看到有些人去封地就国君之位。看这些人的模样，听他们说话，大概也是一位诸侯王到封地去的。”又听另一人说：“我看不像。常言说得好，机会得来困难而失去却很容易。你看他们走起路来慢慢腾腾，吃饭喝酒舒舒服服，睡起来安安稳稳，干什么都是不慌不忙，根本不像是抓紧时机去封地就国的样子，倒像是一伙心无二事、游山玩水的观光客。他们如果真的是到封国去的，那么，等他们走到，那国家也早被别人抢去了。”

姜太公听到此处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自己的封地营丘地处东部，是夷人聚居的地方。夷人在殷商时代势力强大，是反抗商纣王的主要力量。现在周朝新建，百废待举，边远地区尚未得到

安抚，如夷人闹事，还真够麻烦。况且营丘以东的不小一片地方属于莱人统治，而莱人却还未臣服于周，如果他们来争地盘，自己失去封国事小，新生的周朝政权能不能稳固却是大事。自己为之奋斗了若干年的胜利果实，不能因自己的麻痹大意而轻易丧失，否则，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想到这里，姜太公再也不能安睡，急忙起身，招呼起自己的人马连夜赶往营丘而去。

姜太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再也无心欣赏那青山绿水、莺歌燕舞。当他们急急忙忙赶到营丘尚未安顿好时，东边的莱侯就带领大军来争营丘了。他想趁太公立脚未稳之际，打太公个措手不及。那太公在扶助周文王、周武王兴周灭纣的过程中指挥过无数次的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加之在路上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所以很快就击退了莱人，保卫了新生的姜姓政权，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和利益。

太公虽屡立战功，具备多方面的才能。但要独自管理一个国家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太公在来营丘之前就考虑了一个初步的治国方针，叫“尊贤尚功”。在商亡周兴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是十分耀眼的，一个是姜太公，另一个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他们基本上是一武一文，堪称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在周朝的建立中，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之，在大分封中，他们也均被封为诸侯，一个封在齐，一个封在鲁。二人是要好的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分封后，太公问周公用什么办法治理鲁国，周公说是“尊尊而亲亲”，太公认为这样做鲁国就会逐渐衰弱。而当周公问太公怎么样治齐时，太公回答说是“尊贤尚功”，周公认为这样做后代一定会出现弑君篡位的人。可二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只好各干各的。

“尊贤尚功”虽是基本国策，可究竟如何推行，太公也心中无数。不过那时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民主气息还未完全被遗忘，在太公身上保留得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他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一天，他把被任命为司寇的营汤召来问道：“我对怎么样治理咱们齐国还没有想好，你且说说治国首先要做什么工作？”营汤说：“我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把仁义树立起来。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尊敬人……。”太公一听，这些话和周公的“尊尊亲亲”，先仁后义的主张差不多，心中很不耐烦。又想，这人的想法与我不同，他怎么能按我的想法行事呢？不成事就会坏事，这人不能留下，否则就会有后患。所以没等他说完，就喝令武士推出去斩首。

斩了营汤，治国依然不得要领，太公便决定巡察全国，以便对自己的这片国土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可了解老百姓的好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后一点更为重要。想当年太公曾对周文王讲过：“要称王就要使老百姓富裕起来，要称霸只要使士一级的人富裕就可以了，仅仅能够生存的国家只富大夫，而要灭亡的国家却只有国库才充实。”他又想起在治国方面与武王的一次对话。一天武王问太公如何治国，太公回答说最重要的是爱民。武王又问：“怎么样做才算是爱民呢？”太公说：“让百姓得到利益而不受害，使他们享受成功而不是失败，让百姓生存而不要杀戮，要给予他们东西而不是向他们夺取，让百姓欢乐而不是悲苦，还要让百姓高兴而不是发怒。要达到这些要求，就要想办法让百姓从事生产，不耽误农时，还要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不扰乱百姓。对待百姓应该像父母爱孩子，兄长爱弟弟一样。”就这样，太公边考察，边思考，了解得情况越多，治国方案在头脑中也就越清楚，心里也就越踏实。

一天，太公等人巡察到了海边，那浩瀚无垠的大海使太公胸襟更加广阔，丰盛的鱼盐资源使太公看到富国富民的希望，那碧蓝的海水也涤荡着太公心中的压抑。可随后碰到的一件事又使他回到了现实中来。

他们在海边遇到了两个人，一个叫狂裔，一个叫华士。看他们的相貌、举止，绝不是一般居民。当地人告诉太公说，这两个人是亲兄弟，早在纣王时候就在这海边上自耕自食，纣王给他们官位也不肯出去。太公听后以为他们是不愿与昏君合作的贤人，便与他们交谈，想请他们出来帮助治理齐国，可根本谈不拢。那二人说：“我们一不向天子称臣，二不与诸侯为友。我们自己耕种土地，种粮吃饭，自己挖井吃水，没什么要求人的。我们不需要俸禄，也不需要名誉地位，自由自在地活着。既然我们吃穿用度靠自己的气力就可以解决，用不着操心劳神地去做什么官。”太公几次说服动员，那二人却始终无动于衷。太公心想，这种只想着自己而不能为百姓出力、不顾百姓死活的人决不是贤人。我所谓的贤人，一定是不仅有才有德，而且也有带领老百姓富足起来的善心，能富国强兵的人。如果都像他们只为自己活着，我怎么能得到贤人呢？这样的人活着也于国于民无利，要他们何用？越想越生气，于是便下令把这两个“葛天氏之民”杀掉了。

太公虽然吃不好穿不好，但他在齐国大地上东、南、西、北地跑了一圈，收获却非常巨大。一是他全面透彻地掌握了齐国的地理特征，熟悉了这块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分布情况；二是对民风民俗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住了老百姓的脉搏；三是看清楚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优势所在；四是发现和吸收了一些真正的贤人，这些人是齐国的希望和未来；五是清除了有一定影响却又在政治思想上与自己相左的分子，为大规模推行自己的路线